

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



● 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，是由一系列特殊时刻构成的宏篇巨制。前进与曲折，光荣与梦想，几度大悲大喜，多少是非曲折，构成一曲撼人肺腑的千古绝唱。
● 直面历史，直面精英，史家胆识，选家眼光，再现辉煌。
● 苍海横流，经天纬地英雄业。
● 风云际会，壮曲悲歌志士情。



团结出版社

国门之魂

GUO MEN ZHI HUN GUO MEN ZHI HUN

共和国反走私大纪实

·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·

国门之魂：
共和国反走私大纪实

余 慧 编

团 结 出 版 社

新登记号（京）174 号

责任编辑：陈北海

版式设计：陈 慧

国门之魂：
共和国反走私大纪实

余 慧 编

★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）

北京市达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★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2.5 字数 320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061—757—2/1·138

定价：9.8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疯狂的走私黑潮

黄金，冒险的代价…………… (1)

- 诱惑：黄色的爆发
- 金钥匙打开天堂门
- 为上天堂下地狱
- 走私：地下的“黄河”
- “一条龙”地下流水线
- 妹妹你大胆地跟我走
- 抢购与私藏
- 缉私：光荣的失败
- 黄金卫士
- 夹缝中的搏击
- 现实：惨重的流失

文物，国宝在流失 (50)

- 美国拍卖中国古铜敦
- 海外古董商
- “黄金之路”
- 嗜好与价值
- 难破勾结网
- 三个国际走私集团
- 黑潮中的“美人蛇”
- 闯“关”的“摄影家”
- 暴发户的破灭
- 骨灰盒里的秘密

洋烟，黑色的旋风 (86)

- 名列榜首的税收大户
- 走私花招，层出不穷
- 出海搞捕捞，不如搞烟草
- 内外勾结，防不胜防
- 陆海空立体贩运
- 为什么洋烟走私屡禁不绝？

第二编 金钥匙、商神杖铸成的尊严

粤港一线肃毒烽烟 (104)

- 令人扼腕的严峻挑战
- “冰毒”陷落沙头角
- 粉碎“白色十字架”
- 魂断白云机场
- 虎门船影

- 渔村红楼
- 贩毒魔法面面观

浦江口勇扼走私潮…………… (144)

- 马克·贝伯的“黑色星期六”
- 《柳溪垂钓图》之谜
- 23辆皇冠牌轿车
- 午夜，黑影出现在“金星”轮
- 白金！白金！
- 啊，会游的“黄金”
- 集装箱里的“飞料”
- 截住“黄流”

珠江口上的大搏杀…………… (197)

- 母亲河中泛浊流
- 旧船新“招”
- 船小无碍妖法大
- “蚂蚁搬家”式的疯狂
- 14昼夜擒“珠香”
- 黑虎命丧“虎跳门”
- 兴风作浪漏网鱼

南疆，制服毒龙之战…………… (224)

- 拌邦，计出毒窟
- 保山，捕蛇取胆
- 昆明，暗藏玄机
- 芒海，数月监控
- 深圳，野猫迟归

- 龙陵，试探虚实
- 潞西，布阵扬威
- 芒市，钟馗擒鬼
- 春城，循迹扫残
- 南粤，毒泉落网

闽海肃私扫描…………… (248)

- 海上梦幻曲
- 热潮下的暗流
- 过不去的申报台
- 无形的战线
- 海狼覆灭记

第三编 中国海关大缉私

南中国缉私行动…………… (266)

- 港台黑道
- 搏击黄金海岸
- 女运送员
- 从穷儿到银行家
- 狡兔何止三窟
- “霸王”演别姬
- 双坑黑店血案
- “红道”忧患
- 花边大王的陷落

第一编 疯狂的走私黑潮

黄金：冒险的代价

许 榕

- 诱惑：黄色的爆发
- 金钥匙打开天堂门
- 为上天堂下地狱
- 走私：地下的“黄河”
- “一条龙”地下流水线
- 妹妹你大胆地跟我走
- 抢购与私藏
- 缉私：光荣的失败
- 黄金卫士
- 夹缝中的搏击
- 现实：惨重的流失

人类最早认识、开采和利用的珍贵金属——黄金，全面具备价值尺度、流通手段、贮藏手段、支付手段、世界货币 5 种职能。她不仅是财富与权势的象征，更重要的，是唯一的世界货币。黄金的储量，是衡量一个国家支付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唯一标志。

官方公开数字：我国外债 200 多亿美元。1990 年是偿债高峰期。

创汇，已成为国家十分重视的大事。只要是能出口的物品，国内市场势必全力压缩投放，包括生产生活时时离不开的汽油、煤炭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身就是“外汇”的黄金的生产数量，对于加快四化建设，推行改革开放，扭转国民经济形势，将是多么重要！

1984年春，有关方面明确指示：要允许、鼓励、支持群众采金，“加快地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，鼓励农民开矿，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一齐上，有水快流。”

好主意。

然而……

第一章 诱惑：黄色的暴发

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，新大陆上遍地是黄金。仅1521年至1600年间，从美洲运往西班牙的黄金就达640万两。哥伦布这位胸怀大志、浪迹四海的硬汉子，兴奋得差一点神经失常，手舞足蹈地直叫喊：“谁有了黄金，谁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；谁有了黄金，甚至可以使灵魂上天堂。”

足可见，黄金对人的诱惑是多么的难以抗拒。

“国家让我们采黄金”

旧中国，黄金主要聚于少数权贵富豪之手。

新中国以来，黄金的开采及经营基本上由国家垄断。

1982年群众采金热兴起。这以后的几年里，采金秩序越来越乱……

按说这结果应该在预料之中。群采的人95%以上是农民。醉心积敛财富的农民们，生财欲被强行捆绑了一段时期行将麻木之

时，突然如做梦般从天上掉下来采金发财的大好时机，谁人还能指望他们保持斯文？

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农民，组成了浩浩荡荡花花朵朵的采金大军，迅速占领覆盖了所有已知藏金的山川河流。

采金主要是采脉金和砂金，这两种金约占地壳中金的总储量的75%。其余的伴生在一些有色金属中，基本不在采金范围。脉金隐于山腹中；砂金混身河沙里。采脉金靠打山洞挖矿石；采砂金靠翻河道淘河沙。

农民个体采金只能采用原始的传统落后方式，采脉金和采砂金都是极苦的，采脉金要因地制宜打各种角度的山洞，一般的洞都狭小而且陡深，洞内阴暗潮湿，粉尘弥漫；洞顶好多处危危欲坠；洞窄处只能爬进爬出。胆小的人根本不敢进去。金农们长年在这样的洞子里开采作业，每人每天要从几百米深的洞里背出或拖出上千斤矿石。金矿脉被洪水冲露，脉金随洪水流入河道，就成了砂金。由于长久受河水冲刷石沙挤压，砂金一般为形态各异的颗粒状。采砂金上身要沐浴风吹日晒雨淋，下身则泡在河水里，抱住金盆象筛面一样拼命摇晃，淘去沙石留下黄金。

金农们不怕苦。中国农民悠久的优良传统是坚韧耐劳。

“国家让我们采黄金！让我们发家致富……”

金农们的每一毛细孔都仿佛喷着火，急不可待地向各产金地蜂拥进击。全国的采金人数，采金点和采金量突飞猛进、日益增长。

1982年，西北五省区采金人数为几百人，1988年已达十几万人；仅青海一省就有8万多人。

1983年，广东清远县新洲镇发现一片金矿，消息传出，立刻有4省18县的采金者鱼贯涌至。

广西贺县南乡发现金矿，桂、粤、湘3省近万名农民上山联合作战。上千亩宝贵的山场森林顷刻间被毁。

河北遵化县产金量不大。产金点主要在孙殿英盗慈禧墓的清

东陵墓地马兰峪乡。东陵埋着大清王朝的几代帝王，自然风光极优美。如今数千人正在这里蝼蚁般地横掘竖挑，成百辆推土机左推右铲。这些人中，不乏满清的八旗子孙。我暗想，祖先的风水，是彻底地败在他们手里了。

.....

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，1986年全国个体有证采金者为20多万；1987年增至40多万；1988年自然更多。

那么无证的呢？加之专门从事冶炼、加工、倒卖、走私的，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在“吃黄金”，鬼也说不清。但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，这几种人合在一起，决不会比办证开采的人数少。

1987年11月，河北省公安厅、冶金厅在张家口宣化联合召开全省打击黄金走私犯罪活动会议。会议发布：1—10月份，全省共取缔个体非法冶金点2285处；非法采矿点191个；非法加工点96处。

宽城县峪耳崖公安分局长张秀山，向省公安厅、黄金公司联合调查组提出群众采金几大弊病：

1. 无休止地与国矿争资源；
2. 无科学无计划开采浪费资源；
3. 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；
4. 冒险作业造成伤亡事故；
5. 个体冶炼失控黄金难以回收；
6. 氰化钠失控危害人身安全；
7. 导致发生各类违法案件；

每一条后面，秀山局长都附加了例证。

如：群采与冶金部峪耳崖金矿资源纠纷不断，后来地方政府与金矿产生了《83年协定》。本来矿产资源法规定：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。《协定》中国矿作了让步，允许群众在标高510米以上矿区开采。可金农们仍是采富弃贫，超深越界，现很多地处已与国矿采通；

如：个体氰化黄金长年不断。大屯村民陈×从辽宁凌源有关部门花重金买回准运证，从承德、石家庄等地买回氰化纳高价出售。3年来全区有17人误死于氰化纳，井水中含氰化物已达0.073毫克/升，而达到0.04毫克/升时鱼就要死亡。

如：据知情人透露，1988年春节期间，仅前庄、后庄两个村，至少私炼黄金3000两。国家1两也看不见。

等等，等等。

峪耳崖群采中出现的种种弊端，在全国各大大小小采金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。多数地区还要更为严重。

纵观全国近年来的黄金生产形势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哪里有黄金，哪里就有金农抢采；哪里有金农，哪里的黄金、森林、河道、草场等自然资源就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

多年流行说法：我们国家“地大物博”。可别忘了还有个“人口众多”！我国的人均拥有资源量还不及世界人均拥有资源量的一半。如同古文物一样，自然资源是不能再生再造的呀！

难以理解的是，当年有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讲：“……有水快流。不要老想着子孙后代。子孙后代比我们聪明。”难道20世纪80年代的炎黄子孙竟“熊”到如此程度么？假如祖先们也这样想，早把资源糟蹋净光！

倡导群众采金，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然而收获的又是什么呢？

个体采金不卖国家

我来到河北青龙县人民银行。负责金银收购工作的小崔，向我提供了近几年来收购个体黄金数字。（单位：小两）

1982年	2287
1983年	1264
1984年	851
1985年	909

1986 年	461
1987 年	0. 5
1988 年	0. 3

是产量上的原因么？非也。近几年青龙一直是“万两黄金县”。银行只收得 0. 5 两的 1987 年，青龙国营和集体金矿向国家交金 1. 7 万两。据公安、工商、银行等掌握情况的部门分析估测，本年度全县个体采金总数也将接近 1 万两。

我又走访了几个“万两黄金县”的银行，情况均与青龙相似。各产金区的银行都在告急：个体黄金交售量在逐年锐减。锐减！直锐减到近乎等于零。

全国年收个体金也只有区区几万两。40 多万有证金农，加上难以统计的无证金农，一年得采多少黄金？

鼓励农民采金无非两个目的：一是加快地下资源开发利用；二是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。几年下来，矿藏被金农们采了个翻江倒海，可采出来的金子呢？

金农们不仅不把金子卖给国家，似乎连情也不领。甚至还憋着一脑门子官司。

青龙一位年轻的村干部，差不多是说出了广大金农共同的心里话：“你们当记者的，得全面看问题。国家让农民采金，可都管啥了？金农的难处谁知道？炸药、钢材等物资涨价不说，采出来的矿石，千里迢迢拉到沈阳等地的冶炼厂，每吨 40 克的品位，顶多给你算 15 克；有时卖一车矿石钱，还不够运费和路上吃喝。只好担着风险私下烧金。可氰化纳、硫酸、锌片都得偷偷私买，价钱比国家贵一倍还多；一两金子烧出来，成本至少在两千元以上，卖给国家，还得赔 1 千元！谁干！国家黄金收购价比销售价低 3 至 5 倍，差价如此之大，算不算剥削金农！农民也知道，黑金价虽然总保持比国家收价高一倍以上，可比国际价还低着呢。不然谁还干走私！至于说到国家利益，照农民的笨眼观察，如今上上下下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能有多少人？”

（我还可以为他补充一点：向国家交金子，很多银行还压成色。只是不知他想过没有：糟踏资源，毁坏环境，又该作何道理？）

这位年轻人的话基本是实情。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，加之管理不善，青龙许多乡、村办金矿处境艰难。县“扶贫办”曾先后拿出 639 万元支持乡、村办集体金矿，几年下来，收益好的却寥寥无几，亏损几万元、十几万元的不在少数。

认为卖私金有“道理”的不仅是农民；支持、参预、组织卖私金的也不仅仅是乡、村干部。黄金管理、收购、缉私部门为此都深感为难。

湖南黄金走私风甚盛。某县黄金局向县主管领导汇报走私情况，这位领导一脸的不以为然：谁给钱多卖给谁。让农民致富嘛！何必管那么多？省里的一位领导则在会上公开讲：金贩子收金是“送钱来了。”送钱为什么不要？抓什么？有本事去海关抓嘛！

“有本事到海关去抓！”几个省都有领导这样“指示”。让农民先把金贩子的高价钱赚到腰包，再让海关把金贩子的金子扣归国库，真不失为一个利国又利民的好策略。安知金子到了贩子手，海关恐怕连十分之一也查不到。

河北省 1987 年以来黄金走私风起云涌。省黄金公司几次提出禁止个体采金。可也有不同认识：对个体农民采金不要控制得太死。

青海一位县级领导甚至公然教唆金农抵抗国家收金：“再来收，把他们枪下掉！”……

陕西汉阳县人民武装部政委、县委常委刘国柱，领导该部办公科主任杨庭战等 5 人，把组织复员军人采得的 1800 余克黄金分 8 批卖给 12 名金贩子，牟利 12.6 万多元。

领导层中尚有诸多人“认识不上去”，问题就更复杂化了。

就黄金收购价问题，国家也不是没作出过努力。1980 年收购价每两为 500 元；1985 年 2 月涨到 700 元；同年 9 月又涨到 900

元；1986年12月涨到1000元；1988年6月涨到1200元。可不管国家怎样涨，黑市金价总保持高于国家收价一倍以上。

把金子卖给国家明摆着吃大亏。久精于小农经济的金农们，自然难得有人当这份“冤大头”。

不是讲“革命觉悟”的时代了。如今各阶层中国人都在热衷研究的是：商品经济！

金钥匙打开天堂门

在产金区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采金的不如炼金的，炼金的不如贩金的。”

事实不假。

不过，不管是采金的、炼金的、贩金的，80%以上都不同程度地发了财。产金区农民的生活水平，早已远远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准。

采金发财是极快的。中流的砂金矿，亩产也能达20两；冬季开采，10个人只需采3个月。采脉金更痛快，专挑富矿采，间或再到国矿偷点抢点矿石什么的，一个金农年收入上万元是平常事。那些划地为营，雇工开采的金“把头”们，更是不担风险不受罪，吃喝玩乐发大财。

从事私炼加工者凭着技术吃两头：一头吃金一头吃金贩子。坐收渔利。

金贩子奔波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。

每克金赚10元，每次带上200克，2000元就到手了。有的大贩子一次就带上千克。

“万元户”在比较富的产金区，勉强混个“贫下中农”，10万元户、20万元户比比皆是，百万富翁不足为奇。

哪怕是最偏僻的山区，只要出黄金，迅即立起亭台楼阁，迅即引来车水马龙。

青龙马圈子乡位居一个闭塞的深山沟，但那儿的山出黄金，于

是那儿的物价便比县城还高；那儿的摩托便比县城还多；那儿的农民便雇工种田；本县外县外省便不断有人去那儿“找工作”，去那儿赌博……

峪耳崖镇分两排紧夹马路。国营机关企业的陈旧瓦房，散卧在金农们洋楼住宅下，愈发显得寒酸不堪。此地的农家不仅摩托、彩电、冰箱等高档商品几乎应有尽有，很多家庭还拥有一小汽车。受某厂委托我问镇供销社进不进茶色玻璃家俱，供销社的同志告诉我：“这地方就不怕高档。只要货漂亮，多贵也有人买。”

1983年才发现金矿的清远县新州镇，1987年农民储蓄存款达1400多万元，比发现金矿前翻了6番多。

靠金发财的人们呀，内心可闪过这样的念头：靠的是共产党给予的金钥匙！且不要说政府不允许采金，就是让采，只要象文革时期那样割一担柴卖就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卖一捧剩化肥就算“投机倒把”地整治黄金秩序，那么，黑金匠和金贩子恐难以产生，金农也只能老老实实生产，老老实实把金卖给国家，发财也就不会象现在这般容易。

遗憾的是极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，但不能说没有。有些意识到的人就要做些善举。河北有一位采金者出巨资扶持了乡办企业；河南有一位为学校盖了一幢教学楼，陕西有一位甩出几万元赞助文艺事业，顺便捎带回个协会名誉主席……

这毕竟是少数。

河北北部许多产金区，金农们过春节，买了整箱整箱的鞭炮礼花堆在院门口，谁来谁放。有两位村干部比阔，从除夕晚上放到初一早晨没断线儿。

与陕西交界处的河南灵宝县，由于产金而富得冒油。两位村干部比着盖楼，两座超豪华的住宅楼里外装饰完毕，两家各投资近20万元。两相比较，省长也只能望楼兴叹。

在辽宁凌源县听到这样一则“笑话”：某年轻金农在公厕屙屎没带手纸，从衣袋里掏出一迭10元新票子，不眨眨眼地连擦3张，

惊得正解手的人们同时中断了排泄。当又要擦第4张时，旁边蹲着的一位戴眼镜的长者看不过眼，递给他两张白纸，他接过后笑嘻嘻递回两张新票子，眼镜长者紫涨了脸愤愤然扭头旁视。

采访中我注意到，产金区的媳妇们档次很高，尤其是容貌。令人眩目的金招牌，象磁铁样吸引来四面八方的金凤凰。年过半白乃至近逾花甲的老头，娶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点都不新鲜。金农们吹嘘：“舍上30两金子，就是仙女，也要把她娶家来！”

不光娶媳妇肯舍本儿，嫖女人更肯卖力。

有钱就是气粗。赌场上一夜输上几千元，气都不长喘。买辆新摩托刚玩几天，丢了；丢就丢了，买新的，跟人说起还觉得蛮有意思。买卖黑金被端了窝，3万2万的眨眼间被抄走，却连脸都不红；算得了什么，下回再赚。

有了黄金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，住好房子用好家俱，抽好烟喝好酒，坐软卧乘飞机……有的大金贩子，长年在北京、广州包有高级客房和出租车，用不用都付钱。女郎自然是少不了的。

哦，原来黄金这把钥匙，真的能打开天堂之门……

为上天堂下地狱

天堂的诱惑，使得一些不愿做凡人的凡人们为获金钥匙而不顾一切。

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

峪耳崖。近5年来死于采金业的农民不下40人。金把头张某，率雇工9人在国矿废弃的禁采区“采险”，塌方，皆被砸埋。张等7人当场毙命。雇工全是青壮年，事前都签了“生死合同”。时值年关，家属们从各地赶来自认自运尸体，峪耳崖镇一片哭嚎。之后不久，又有50多人到禁采区偷采，如数被塌方闷在险洞，幸亏国矿及时抢救方得逃生。

江西德兴。近千人在河谷淘金，暴雨袭来全然不顾，直到全被暴涨的洪水卷走，25人当场作了水鬼。